

Wie geht's, Deutschland?

德国统一现状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民出版社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两德统一后，原本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是否能跨越历史的障碍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他们眼中，今天的德国是怎样一种情形？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了解德国统一后的状况，就必须向德国人询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少数东德人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而大部分西德人对原东德地区的重建早该结束。这个长期分裂的民族的真实现状正是如此，情况有继续恶化的危险。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后，作者走近德国统一的功臣，通过对各阶层德国人的采访，探究其中的原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德国。

ISBN 978-7-01-010444-7



9 787010 104447 >

定价：22.00元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Wie geht's, Deutschland?

德国统一现状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责任校对:孟 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统一现状/(德)于尔格斯 著;徐静华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01-010444-7

I. ①德国… II. ①于…②徐… III. ①国家统一-研究-德国
IV. ①D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781 号

Wie geht's, Deutschland? by Michael Jürgs © 2008 by C. Bertels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德国统一现状

DEGUO TONGYI XIANZHUANG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5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444-7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真正好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而【9】^①没结束的故事总是这样收尾：“如果他们没有死，就一直活到了现在。”

很久以前，1989年11月9日，发生了奇迹，柏林墙倒了。奇迹发生的时候，没放一枪一炮，无一伤亡，所以，绝大多数奇迹制造者一直活到了现在。20年后的今天，我踏上旅途去寻访他们。路上，在无数个德国火车站上上下下，常常需要拨开迷雾，才能找到那个断裂、转折和崛起时代的历史真相，因为它们时过不久就被埋没在德国的历史书里了。

此书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充满人物历史的回忆，这些人通过和平方式使曾经强大的统一社会党^②失去执政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得在统一后的德国重新开始，塑造新的人生。他们当中，有的沉沦落魄，有的飞黄腾达，各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统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执政党。本书中东德均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后的新生活。我见到过兴高采烈的赢家,垂头丧气的输家,保持警惕的梦想家和顽固不化的怀旧者,也遇到过趾高气扬的获益者和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无论是在巴特施密德贝尔格,坎普林特福特,还是在贝斯勒局^①,联邦总理府;无论是在汉堡的易北河畔,柏林的阿特米拉尔剧院,还是在莱比锡的东德死刑中心、查德拉斯的精神病院,到处都有这样的人。

- 【10】 我问他们是如何度过1989年11月9日之夜以及前后的日日夜夜的,也想知道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在这类带点隐私意味的会面中,他们当中有的人会塞给我一些文件,甚至档案材料,但让我绝不要在书里点名致谢。无数次,我乘的火车行驶在夜幕笼罩下的德国,霏霏黑暗中,东德和西德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昏昏睡去,做着光怪陆离的梦:梦见许多美女和一位金发公主,把心当作王冠戴在头上;梦见居住在外星的野狗;梦见小罐装的巧克力慕思。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匪夷所思,其实都可以解释,它们正是我白天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的反面:跟不上时代的老人,污浊的平房,所谓的充饥物。我最忠实的旅伴是我的 iPod,她能够让我重新苏醒,里面存满了尼尔·扬(Neil Young)和莫扎特,卡特·鲍尔(Cat Power)和诺拉·琼斯(Nora Jones),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勃拉姆斯(Brahms)的音乐。

德国,你还好吗?

蛊惑人心者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化社会主义的过去。于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局,通常以其局长名字相称,先叫高克(Gauk)局,局长易人后叫贝斯勒(Birthler)局。

是怀旧便在东部风起云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设东部^①。西部很多人则要求结束耗资巨大的建设东部项目。考察德国现状之旅也是回顾柏林墙倒塌历程之旅。调查中我不仅发现了迄今鲜为人知的东西,而且遇到了鲜为人知的民族精英,他们每日每时、在各个地方,以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方式,为实现国歌所唱出的理想、祖国的繁荣而奋斗着。

有一次我竟然遇到了自己。我任《明星》杂志主编时写的最后一篇社论的标题是《苏占区应该留在原地吗?》——是问号,不是惊叹号——,文中说了不少对那些当时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德国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和赞叹的话,但是,还说了一句,“在我对90年代的想象中不存在统一的祖国”。四天之后,1990年1月30日,我被开除了。这大概可以说明:统一也改变了我的生活。【11】

许多回忆,无数细节,各种颜色绘成了一幅德国镜框中的图画,但它并不是唯一真实的德国图画,也可以画出另外一幅,关键在于视角。一个记者的所见所闻提供的德国印象和一位靠档案编写当代史的史学家提供的肯定不同。一个记者,他去采访1989年革命的见证人,询问他们剧变的个人经历,所描述的是一个微缩的现实,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会觉得它渺小得可笑,因为他们眼观全局,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作评判。

此外,每个视角都有可能蒙上偏见。我有这类偏见的证据:说东边人都贪得无厌,品位低劣,怨天尤人,总觉得受了委屈,渴望着回到过去,虽然不喜欢东德,但至少觉得熟悉和温暖。西边

① “建设东部”是德国统一后政府东部建设项目的名称和口号。

人都趾高气扬,把兄弟姐妹看作 20 年来靠自己生活而不知足的亲戚,抱怨自家财政由此产生的亏空,希望自己那个老联邦共和国能回来。

我对统一的总结是暂时的、主观的,是用今天的眼光描述逝去的时代,这对德国东部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与东边人的交谈确实比西边有意思得多。当年,德国西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革命,而德国东部勇敢地进行了革命。

很久以前……发生了一个奇迹。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相信奇迹,但 1989 年 11 月 9 日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的人们真实【12】地证明了,地球上不时地还是会有奇迹出现的。当时,所有德国人一齐吃惊地闭上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美妙的、不可思议的事实仍然存在着。我想知道的是,如今这个奇迹还剩下多少。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民 怨	1
第二章 日薄西山	45
第三章 被遗忘的英雄	76
第四章 平庸的邪恶	108
第五章 德国制造	133
第六章 右边下车:邻家的纳粹小伙儿	172
第七章 左边下车:顽固不化的老头子	201
第八章 能言善辩的无权者	240
第九章 废墟上的建筑师	268
致 谢	302
大事年表	303
参考书目(摘选)	306
人 名	310

第一章 民 怨

在较远的东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方,我结识了一位企业【13】家,这是个假如不是在萨克森,同样可以在罗伊特林根、帕德博恩或兰茨胡特^①生活的人。像全德各地一样,他身上的背心裹住了滚圆的肚子,他的大狗酣睡在脚边,他的女秘书煞有介事地忙活着。只有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那玩意儿在西部会显得突兀,黑色相框中是他任人民军^②军官时的照片。

2005 年联邦大选前的几个星期,他让公司的 120 名员工全体集合在院子里,向他们介绍一个人,这人尴尬地微笑着和他一起站在平时停靠卡车的装卸货台上。“这是我的朋友,”他说着大概的意思,到底准确的应该怎么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基民盟^③的,你们选谁我不管,但第一票,直接候选人的那一票你们必须投给他,明白吗?”

“明白。”

① 萨克森在德国东部,罗伊特林根、帕德博恩和兰茨胡特都是德国西部的小城市。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军队的名称。

③ 全称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最大的保守党,现政府中的主要执政党。

“还有问题吗?”

“没有。”

现在的公司领导就是他们以前的上级,当年,员工中的大多数和他一样身穿军服,那时服从他的命令是天经地义。现在,必须投票给基民盟候选人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并不具有当年在另一个院子里,从前东德的某个军营里的命令那样的威力,但那个已逝去、已不存在的制度的代表对他们讲话时,他们还是下意识地【14】表现出了同样的接受态度。这么解释虽不算离谱,但还是错了。过去已成为历史,他们自身的那一章也已翻过去了。他们的老板现在是社会支柱,早已把各项现行规则融化在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了,就像当年对旧制度中的各项规则一样。他的雇员们也都和他一起,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进入了角色。他们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不用为未来担忧。德国统一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比过去的日子要美好的生活。

今天的好日子靠的不光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更要感谢他们的老板。他对即将到来的市场需求有着惊人的预感,早在1990年夏就建立了这家散热器和洁具企业,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活路。为了保住这条活路,他们有时就得妥协点儿。而妥协的所有形式他们在专制时期都经历过,出于经验,他们知道,有疑问的情况下最好闭嘴。老板不容反驳的那番话就是这种情况。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不像东德那时候,未选已定,他们还有自由把第二票投给真正拥护的民社党^①候选人。

① 全称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后续党,现已与其他左翼党合并。

心理分析师、心理医生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 Joachim Maaz)在德国1989年秋季革命之后,以题为《情感堵塞,民主德国心理分析》一书,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试验:把一个民族放在长沙发上^①,对其由于几十年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压制真实情感而产生的扭曲心理作了分析。除了以前制度造成的后续心理问题以外,马茨认为,反复出现在他的东部同胞们身上的那种惘然若失和不知所措,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生计的担忧与恐惧。因此他们急需治疗。“如今,有工作的人比从前谨小慎微了。当年的斯塔西^②(Stasi)虽然可怕,但大家知道怎么跟他们【15】打交道,学会了不在他们面前表露真实看法,而现在,大家担忧失去工作,是否有工作关乎生死存亡。”

马茨在分析中没有大声疾呼。这位哈勒基督教社会救济部门所属的心理和身心医学诊所的主任医师,德国精神分析和深度心理治疗协会主席显得颇为疲倦,似乎随着退休已经心灰意懒。他认为,虽说现在不仅可以想,而且可以把想要什么说出来了,但是说了之后不会有任何效果,因而说也就毫无价值了。意志衰退,听天由命等正是由此而来,西德人掠夺了我们的革命成果,这是剧变^③后的第一大失望。

马茨没有把这一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失望比喻为一次抢劫,那种感觉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失窃。他认为,这绝对是一次没有意识到的侵权。当年,随着不断行进的示威队伍,不仅柏

① 心理医生作治疗时通常让病人躺在一个长沙发上。

② 指东德国家安全部及其工作人员。

③ 指1989—1990年间发生的动荡和革命,民主德国瓦解,德国重新统一。

林墙倒塌了,而且其他形形色色的墙也都倒塌了;不仅思想自由了,言论也自由了。然而,当官僚们被撤了职见了鬼,当恐惧终于烟消云散,人民终于胜利后,这一胜利却在短短几个月内被人从胜利者手中偷走了。

被政治动荡搞得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抵抗,况且,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对之前所表现出的勇气进行反思了。他们毕竟首先是天生的德国人,而不是天生的革命者。

“这样说来他们的成就就更为难能可贵了,”当我后来请莱因纳·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解释他的东部同胞缺乏自信的原因时,他这样回答。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负责处理统一社会党执政期间留下的一些棘手问题,从他的政治经历来看,他无疑是担任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他不是1989年才学会【16】抵抗的。在柏林萨马利特教堂^①担任牧师时,他就鼓励人们不要屈从,当时这样的抵抗会招来大麻烦。但是他从来没有畏惧过,年轻时就没有,他拒绝服兵役,连工程兵也不当,为此蹲了八个月监狱;后来因为和罗伯特·哈维曼^②(Robert Havemann)一起在《柏林呼吁书》中要求不用武器创造和平以及取消学校的军事课,斯塔西对他进行了严厉惩罚,他也没改。他说:“革命不是德国人喜欢的词,所以东边人也不以曾参加过革命为自豪。”

只是由于那个“工农天堂”里的现实状况已变得实在难以

① 在东德的变革中教会曾起了重要作用,萨马利特教堂是当时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② 化学家,东德时期的异议人士和民权活动家。

忍受,他们才不得不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来抗争。而这事儿非剧变,非革命不可。他们不可能全都逃离东德^①,他们还得待在那儿,这事儿明摆着,那么,他们不走,就得让这个国家走,这事儿也明摆着。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该赶紧安静下来了。太多的东边人没有以所取得的成果为自豪,没有把自己放到和西德人平等的地位上,而是容忍西德人把他们的胜利果实窃为己有。“我们并不要求特权,不需要什么东边人的东部优待,我们又不是要人精心看护的小白兔,我们只想受到和你们西部人一样的对待。”(艾波曼语)

西德人虽然没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能行得通。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更好的制度证明了它的成功,而他们作为更好的制度的代表就是真正的胜利者。马茨说:“西德人说,你们的革命思想是不错,可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是我们来关照你们了,当西德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东边人就那么听着,这得怪我们自己不好,可还是把责任往西德人身上推。”在这样一种负罪感和推诿罪责的诡异组合中,马茨对分裂的民族性格的分析显然对人颇有启迪。

西德人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所表现出的胜利者的傲慢至今让东边人痛苦和不满,而且不光是统一的输家,输家的愤世嫉俗还可以理解,就连赢家也一样。他们拿自己得到的和西部四十多年繁荣经济下经过艰苦劳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而没有(他们完全该这样做)把自己的新生活和其他从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情况去比一比。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那些国

① 东德的动荡从大量公民经匈牙利、捷克逃往西方开始。

家过去和现在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富有的大姐姐可以在清理遗留下的瓦砾时帮他们。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远不及德国东部高,但他们没有加入喋喋不休的抱怨。

对西方物质世界幻想的破灭,也加剧了普遍的沮丧和失望。原以为统一后人人什么都能买得起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结果就成了与刚刚经历的政治激情完全相反的政治冷漠,这是马茨的看法。“东边人在剧变之后应该自己反思历史,自己收拾那个烂摊子,自己审判罪犯,但我们做这些需要多一点儿时间。之后再谈谈判统一的具体条件。”说这些话的同时,马茨也承认,心理医生的这种分析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格格不入的。“这在政治上该如何操作我不知道,事实上,在当时的那种时间压力下也确实做不到。”用今天的眼光回望起来,没有这样做对于东边人的心理发展是个很大的失误。

很多东边人都不愿再回忆他们已逃离的那段黑暗,是西德人在提醒着他们,昔日压迫他们的不仅仅是斯塔西,还有统一社会党,它的继承者左翼党如今在新联邦州几乎都已成为第二大【18】党。艾波曼认为,左翼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当年抵抗运动中真正的积极分子只是极少数,不到千人。”着装规则变了,一夜之间大家都换了装,但大多数东边人至今都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没能适应新时代,只停留在似乎好像适应的阶段。他们中不少人声称统一让他们心力交瘁,西德人认为这是东边人的司马昭之心,目的在于再多捞点钱,没别的。

马茨属于统一的获益者,但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在他的治疗室里,我觉得他看上去也是一副失落的样子。右边靠墙放着一

张长沙发,外面有一位病人正等着他治疗。按他的理论,新联邦州内得有几百万这样的病人。对他们病因的诊断大致是这样的:由于已失败的生活规划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的忧郁型的绝望、放弃;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全人类解放者们背叛了理想依然怒火中烧;以及由于要靠另一部分德国人的善意去生活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没有心理医生能治疗得了这样综合而复杂的病症,于是许多人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自救:美化自己的过去,这一条,那些自封的胜利者们总拿不走了吧。“你们只不过是旁观者罢了”,艾波曼对我高声批评道,他把我作为他所指的那些人的代表,“你们凭什么为我们的革命自豪?”

西德人对东边人的过去根本不感兴趣。很多西德人把东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表现等同起来,好像在一切都由上面决定的社会中就根本没有自主的生活了似的,没有爱情,没有生儿育女,没有朋友、家庭。好像在黑暗的德国^①【19】没有四季,没有日出和星空。如果有人不加区别地批判原东德的国家制度,东边人会觉得个人受到了攻击,好像说他们个个都生活在斯塔西监视的笼子里。在我的德国之旅中,一再听到这样的指责:你们从没真正关心过我们的生平和历史。

东边人觉得受了伤害,于是他们退到自己的历史中躲了起来。哪有什么“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当年的社会主义是用这一口号鼓励人的。如今,在这里,谁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国家的许诺、保证,描绘的美好前景与他们经历的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东边人最知道了。在原来的东德曾设有“德意志民主共和

① 指东德。

国设计奖”，如果一个姑娘学了商业广告设计，以后想去装饰橱窗，她一定会在现实中碰壁。

橱窗中根本没有可以让她通过设计装饰以吸引犹豫不决的顾客的东西。无论卖的是什，顾客个个都坚定不移地排着队。如今，假如我在西边的步行街随便问行人，另一边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典型印象是什么，“国营商店前的长队”准在前三个回答之中。

在东德匮乏的经济中，几乎没有可以让一个商业广告设计师姑娘实践一下她的新思想的东西。小伙子则不同，他们可以争取“内政部优秀民兵奖”或“工人民兵奖”，有很多机会表现自己。“国家安全有功人员”也比比皆是，只是他们的奖章不便公

【20】示于人，只能私下保存。同样每年由国家颁发“优秀建筑奖”的建筑，1989年后明显成了能住的废墟，这个奖应改称“人民棚户村奖”更恰当。在东德建筑业工作的同志们困难很大。原德累斯顿市长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Wolfgang Berghofer)曾竭尽全力来挽救城市的衰落，他相信，假如东德的解体再晚来三四年，他领导的德累斯顿市，以及皮尔纳、利萨这样的城市内部早已无可救药地败光了。

事实是，东德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道义上都不成功，因此这个德意志国家没必要再存在了。但是，“多多后退”作为对德国新时代的另一种选择，在许多东边人看来更适合他们头脑中的那个世界，那里最基本的线条是对未来的某种隐隐的、普遍的担忧：几乎70%的东边人害怕社会变迁；60%的人觉得生活像无休止的战斗，让人疲惫不堪；50%的人觉得过去关心他们的国家现在把他们抛弃了。